

乾隆丙午新鐫

國山碑攷

拜經樓藏板

序

吳封禪國山碑孫皓所立在今常州荆溪縣西南五十里其文始著錄於雲麓漫鈔厥後吳人盧公武攷之加詳焉沈敕荆溪外紀及唐鶴徵常州府志亦備載之然俱不能無譌誤且其文字可讀者尙多而率皆遺脫蓋由地處僻人罕至其下但得椎拓本摹之故不能以細辨也海寧吳槎客游空輿好古搜奇不憚危阻嘗再三過焉於其文之摩滅者咸得審其界埒一一而指數之合其有文者共得四十一行凡千有餘言與趙氏金石錄所紀數略相等他皆不及也於是爲之圖說爲之釋文爲之考核辨正并薈萃古今人題詠及古蹟之與是山鄰近者咸裒爲一編名曰國山碑

攷余觀其首辨陳壽吳志之誤曰是碑乃因天冊元年海鹽六里
山得石璽而改元天璽非以臨平得石刻而改當年之元也又辨
周孝侯未嘗預封禪之事引史能之周益公等書爲正其言鑿鑿
有證據類如是皓所立碑又有所謂天發神讖者今度江寧學宮
康熙閒祥符周雪客嘗爲之攷矣其碑在通都大邑人得見者多
而是碑久隱翳於榛莽虎豹之區微槎客之天機清妙與寄高遠
者爲之一挾其祕卽今何由得見以證昔人所紀之誤哉雪客所
爲攷秀水朱錫鬯爲之序今槎客之書實遠勝於雪客本不待余
言而余之視前輩復不逮遠甚聊因相厚之意遂爲之引其端寧
足爲是書增重哉乾隆辛丑三月東里盧文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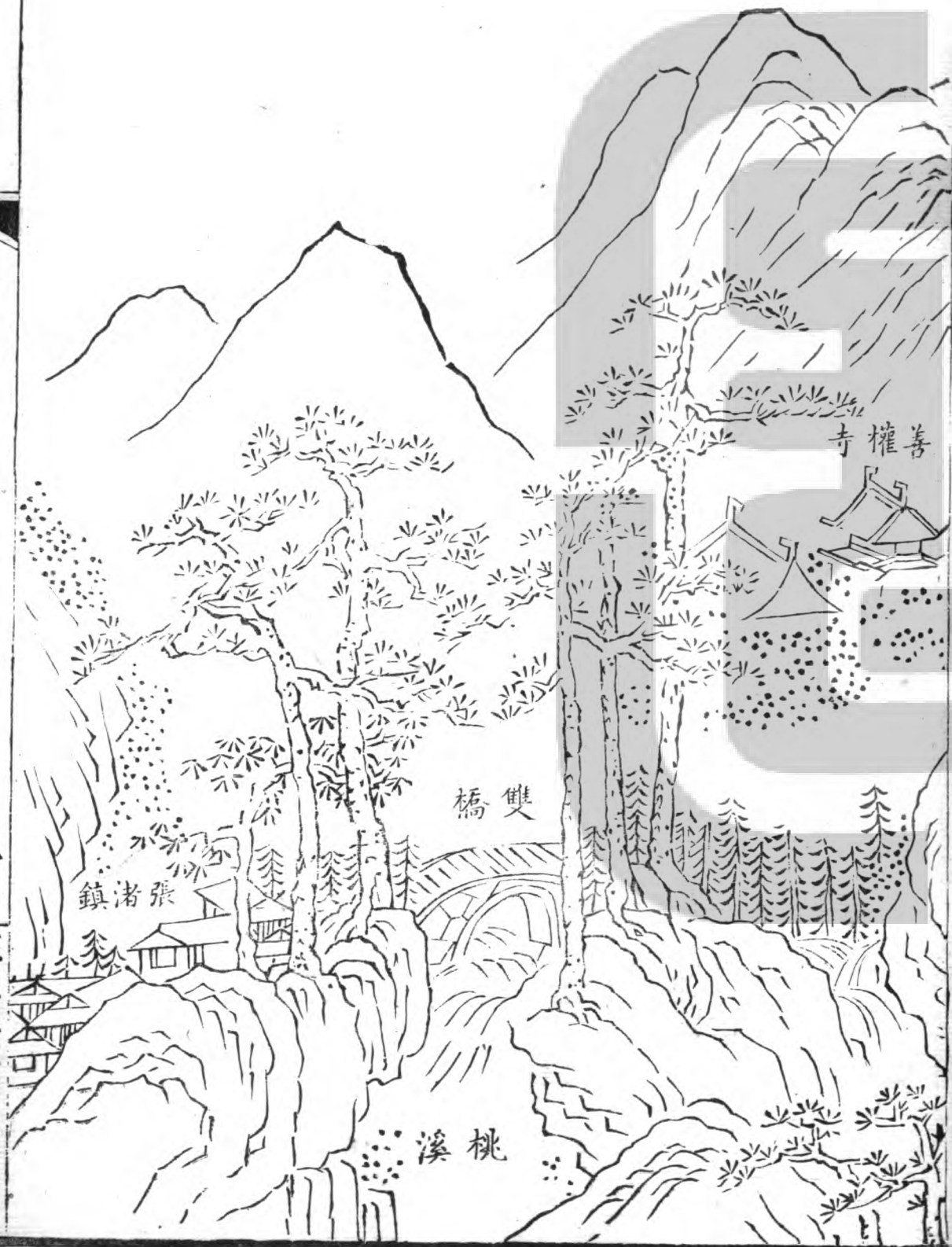


或

山

圖

山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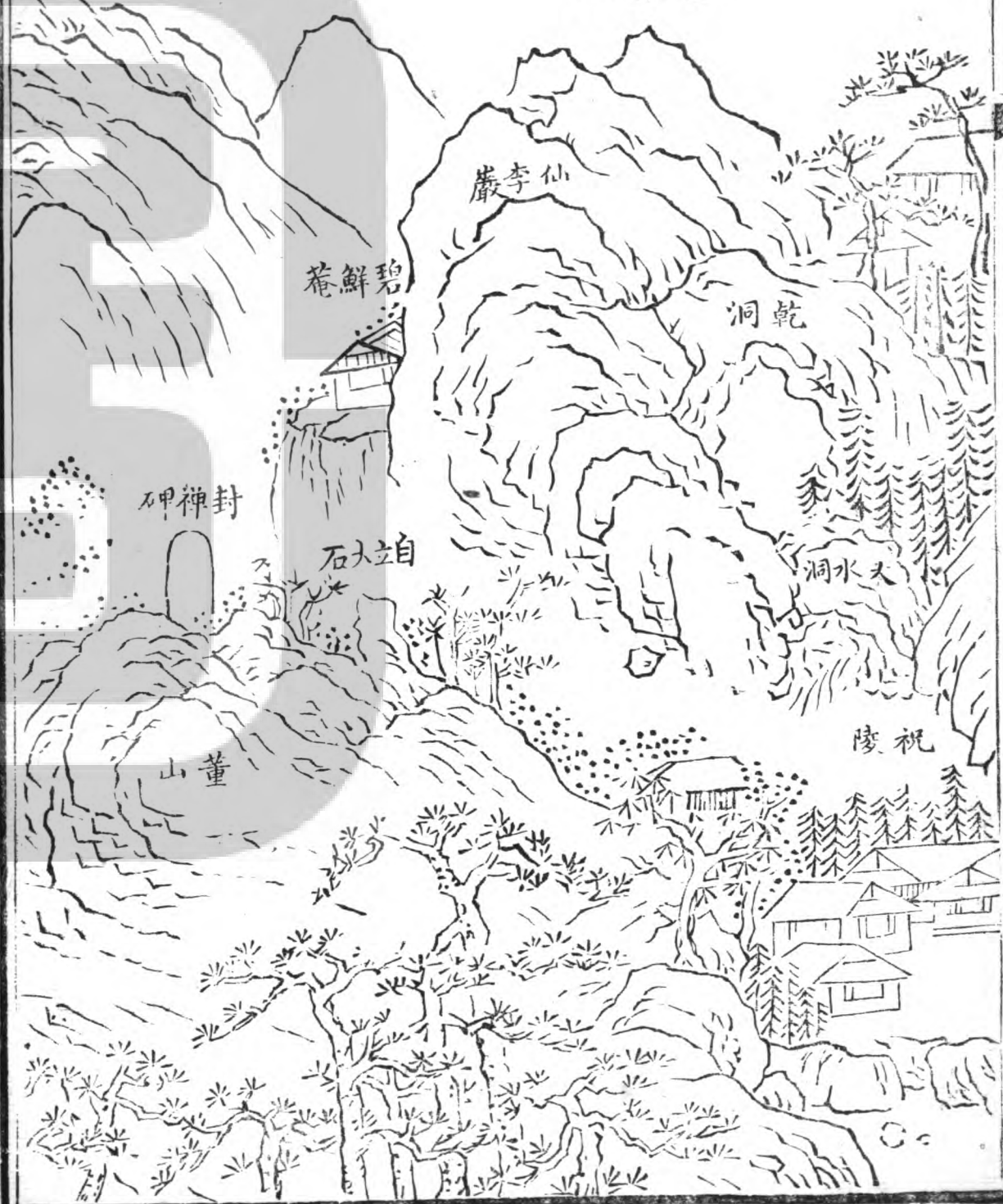
善權寺

雙橋

張渚鎮

桃溪

善權山



仙李巖

碧鮮菴

乾洞

封禪石

自立大石

大水洞

董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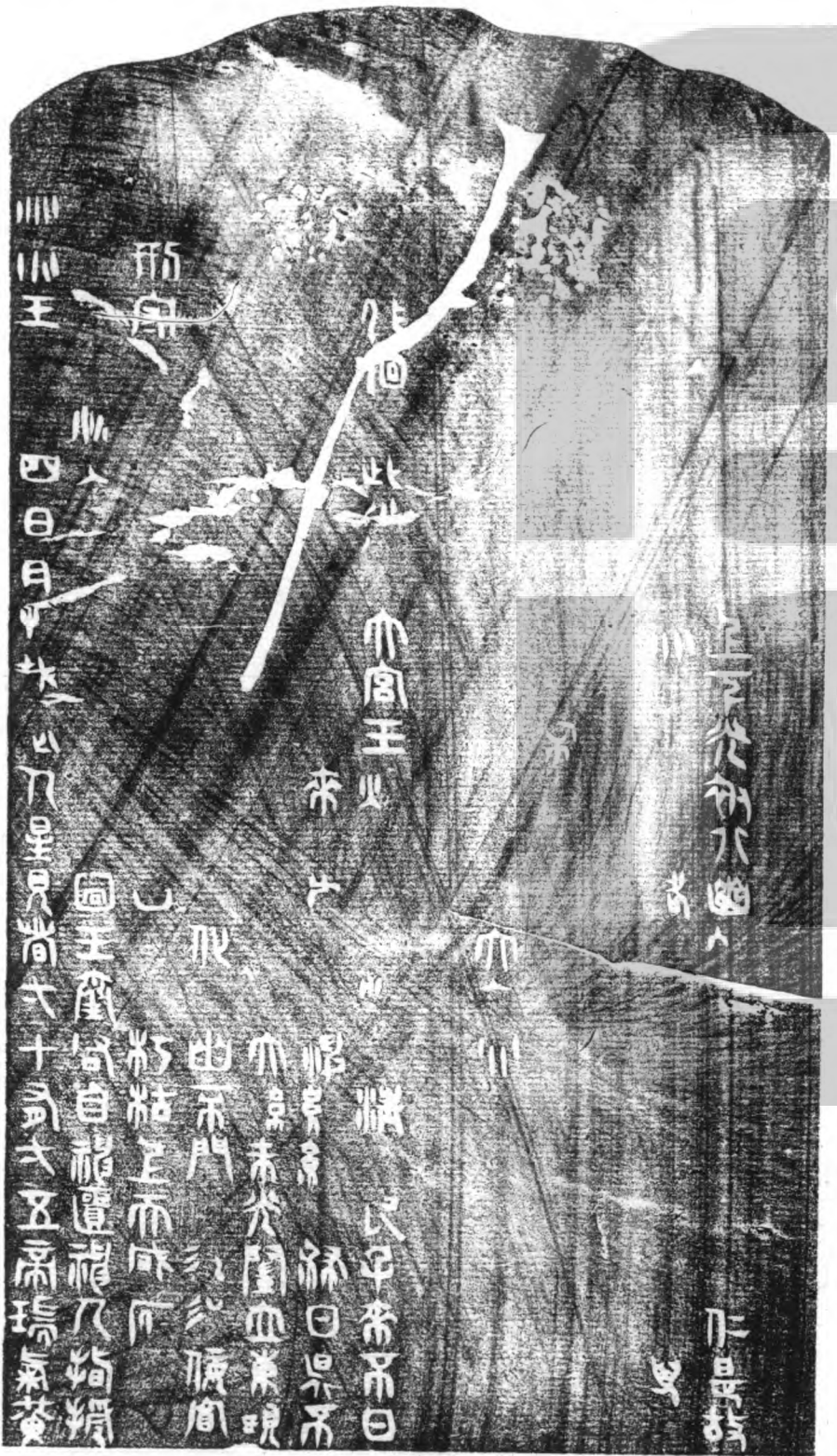
祝陵

圖說

荆南之巨障厥惟國山危巒隱曜歆澗懷煙眺覽周數百里下撫君章龍舌之儔遠峙近簇直几案閒物爾山勢曲趨而南一峰當其前曰善權善權之陽有層巖竦逼霄半昔人顏曰仙李下覆石室是爲乾洞之口洞穹窿若厦屋中空可容千人坐有玉柱亭亭竄然深黝非束蘊不能窮也其下爲大水洞俯視若累榭飛厓隋舉翠壁無堦惟南一逕梯空可下洞口稍隘于乾洞而怪石森竦鍾乳四垂復有仙田丹竈諸奇前臨澄潭深不見底納諸澗之匯合流入洞直貫山腹而出于小水洞潏泔澎轟聲侔震雷曲從善權寺傍經松逕而南出祝陵以合于章溪之流善權寺在小水洞南其中古迹皆燬于火寺後爲碧鮮巖巖左石臺荒蘚凝漬疑卽碧鮮庵之故址巨刻猶存里俗承傳以爲祝英臺洗妝所矣林水翳蒼至爲夔絕攀嶺而登道善權之背俯見平山迤邐迴環綿互于雙橋之澚是曰董山則封禪碑存焉又東百武一童阜出沒雲松閒宛蒼兕之蹲當卽吳志所云大石自立者山之人謂石常有神犯之不祥故得免斤斧之伐昔皓旣封國山而碑乃樹于董山之表者殆以大石自立在此山也彼其昏害侈妄固不足言而斯迹今經千七百年而無毀豈果山之霧有以嘿爲之相與故予旣作碑攷復隳括爲圖系之以說冀與好古之君子共訂之焉

國山碑東面

凡一十四行



漢國陳留

右第十二行暇外紀作食根外紀作數數世陵遲外紀作頻
十陵道繇未光外紀作啓朱光

□**紀實言建設墳典采詢微聞窮神極化無幽不聞舉逸遠佞寬**
右第十三行設漫鈔作論窮神極化外紀作實感神化

罪宥刑守道尙功嘉善矜弱哀賤愍凶□□朽枯上天感應□□
右第十四行守漫鈔作尊外紀作惡竝誤

□□**踐阼初升特發神夢膺受錄圖玉璽啓自神贖神人指授**
右第十五行□□踐阼初升外紀作箕宿降祉利丰膺受錄

圖外紀作靈璽鎮國

金冊青玉符者四日月抱戴老人星見者弋十有弋五帝瑞氣黃

右第十六行青玉符外紀作有玉簡抱戴外紀作明朗帝外
紀作天

旗紫蓋覆擁宮闕顯著斗牛者弋十有九麟鳳龜龍銜圖負書卅

右第十七行擁漫鈔作被外紀作擁下注雍同斗牛漫鈔外
紀作牛斗竝誤凡卅卅字漫鈔俱譌爲二十三十茲悉正之

有九青猊白虎丹鸞彩□**鳳卅有二白鹿白麤白鹿白兔卅有二**
右第十八行猊漫鈔作蛇外紀作蜺虎外紀作兕丹鸞彩□

鳳漫鈔作丹鸞彩鳳魚鳥外紀作丹角黑□□鹿漫鈔作虎
麤漫鈔作麤外紀作麤下注力丁切大羊也鹿外紀作麤兔

外紀作鹿誤

白雉白鳥白鵲白鳩式十有九赤鳥赤雀廿有四白雀白燕廿有
右第十九行燕漫鈔作鸞誤

泰神魚吐書白鯉騰舩者二靈絮神蠶彌被原野者三嘉禾秀穎
右第二十行泰漫鈔外紀作七竝誤魚外紀作虎蠶外紀作
絮誤

甘露凝液六十有五殊榦連理六百八十有三明月火珠璧流離
右第二十一行璧流離俗本漫鈔作拱璧琉璃誤按宋書符
瑞志曰璧流離王者不隱過則至

卅有六大貝餘蜺餘泉泰十有五大寶神璧水青殼璧卅有八玉
右第二十二行餘蜺餘泉俗本漫鈔作餘蜺餘孕小山堂本
作餘眠餘孕外紀作餘 幹泉按爾雅說貝曰餘蜺黃白文
餘泉白黃文蜺又作眠殼璧漫鈔脫璧字

燕玉羊玉鳩者三寶鼎神鐘神璽夔祝神鬻卅有六石室山石闔
右第二十三行燕外紀作兕鳩外紀作螭者字外紀闕闔俗
本漫鈔作門誤

石印封啓九州吉發顯天讖彰石鏡光者式十有弋神 頌歌廟
右第二十四行封啓俗本漫鈔作封石按晉書五行志曰吳
時歷陽縣有巖穿似印咸云石印封啓天下太平九州吉發
顯俗本漫鈔作羊 石 外紀作九州吉發顯碑文惟
九州二字略可辨式十有弋俗本漫鈔作式十有七誤

靈□示者三畿民推紀湖澤闔通應識合謠者五神翁神僮靈母
右第二十五行闔漫鈔作門靈母漫鈔作雲母竝誤

神女告徵表祥者卅有黍靈夢啓識神人授書著驗□□者十祕
右第二十六行神女外紀作靈女誤

記識文玉板紀德者三玉人玉印文采明發者八玉□玉瑄玉瑣
右第二十七行記外紀作略識外紀闕德漫鈔作真三字漫

鈔闕人俗本漫鈔作璽小山堂本作刀竝誤采外紀作彩明
漫鈔作光誤

玉玦玉鉤玉稱殊輝異色者卅有三玉尊玉盃玉盤玉罍清絜光
右第二十八行玦俗本漫鈔作瓊小山堂本作瑗外紀作玦

按宋符瑞志曰漢桓帝永興二年光祿勳吏舍夜壁下有青
氣得玉鉤玦今此下連玉鉤而字不可辨故且從外紀絜漫

鈔外紀作潔竝誤
服者九□子河伯子胥王□宣言天平墜成天子出東門鄂者四

右第二十九行□外紀作別江南通志作崩□漫鈔云闕外
紀作靈寘小山堂本漫鈔作宣天一閣舊拓本作寘即宣字

大賢司馬微虞翻推步圖緯甄匱啓緘發事與運會者二其餘飛
右第三十行微俗本漫鈔作微小山堂本作微外紀作微事

外紀作若與漫鈔作興誤案以微作微蓋書者之誤
行之類植生之倫希古所覲命世殊奇不在瑞命之篇者不可稱

右第三十一行殊漫鈔作殊外紀作殊下注殊同

而數也於是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口日惟重光大淵獻行

右第三十二行陬訾之口俗本漫鈔及海鹽縣圖經日知錄

作陬訾之舍竝誤按爾雅釋天作媯訾之口左傳襄三十年

作媯訾之口今碑文四字皆明白可辨翁方綱曰歲正月孟

陬作陬字从卩十二次媯訾媯字从女此碑以媯為陬蓋猶

沿漢碑假借之習

年所值實惟茲歲帝出虞震周易實著遂受上天玉璽文曰真

右第三十三行周漫鈔作因誤

帝玉質青黃醜理洞徹紆受祇筵夙夜惟寅夫大德宏報大命

右第三十四行醜漫鈔作解外紀作醜今碑泐闕半字筵小

山堂漫鈔作迺外紀作悚夫外紀誤而孫星衍曰筵當作愆即愆字愆悚義同

宏彰乃以柔兆涒灘之歲欽若上天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

右第三十五行彰外紀作欽

璽明命於是丞相沈太尉璆大司徒燮大司空朝執金吾脩

右第三十六行用漫鈔作實

城門校尉歆屯騎校尉悌尚書令忠尚書昏直晃昌國史瑩覈等

右第三十七行

僉以爲天道元嘿以瑞表真今眾瑞畢至三表納貢幽荒百蠻浮

右第三十八行僉外紀作亦嘿外紀作曠三漫鈔作四浮俗

國山石經文
本漫鈔作薄下二字竝誤

海慕化九垓八埏罔不被澤率按典繇宐先行禪禮紀勒天命遂
右第三十九行慕化外紀作□川

於吳興國山之陰告祭刊石以對揚乾命廣報坤德副慰天下喁
右第四十行

喁之望焉

右第四十一行外紀無焉字按漫鈔載碑文凡三十九行通
計之止九百餘字蓋趙氏僅就碑之東北邊行讀起不知正
此一面左方尙有二行文雖不能讀而筆跡尙未全泯總而
計之共得千餘言正與金石錄之數相符若盧熊沈敕牛運
震諸家所紀行數多寡益參錯不足憑矣

中書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臣蘇建所書

右第四十二行立俗本漫鈔及周在浚天發神讖碑文攷作
邳竝誤立信中郎將雖不見於三國志及續漢書百官志等
書觀元劉大彬茅山志云杜契杜陵人孫權用爲立信校尉
是吳官有立信之號矣又吳志陸抗傳赤烏中遷立節中郎
將吳九真太守碑又有立忠都尉蓋皆其類也臣俗本漫鈔
在將字下偏右建俗本漫鈔及天發神讖碑攷作健竝誤書
字漫鈔闕

刻工殷正何赦

右第四十三行漫鈔不載

國山碑考

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

吳志

秋八月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爲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

同上

案吳志所紀合之碑文頗多疑義志於臨平湖得石函改年大赦下歷陽山石成字又云改年大赦兩言改元蓋上所云乃改本年爲天璽元年下所云明年改元則改次年爲天紀

元年也據碑旃蒙協洽乙未之歲得玉璽文曰□真□帝以柔

兆渚灘丙申之歲改元天璽是以海鹽六里山得石璽在天册

元年而改次年為天璽元年非因臨平石函而改本年為天

璽元年臨平湖事碑中故有之第言湖澤闡通却未因之以

改年也兼司徒董朝碑作大司空兼太常周處五字疑亦美

文蓋當日寶祗遣董朝一人至陽羨封禪國山觀碑後列諸

臣名而處獨不預可見處素剛正必不藉此以阿其主既見

沈舟錄毘陵志等其說多同至歷陽為歷陵之誤則胡身之

注通鑑已辨之又華覈志謂天册元年免官而碑猶列其名

亦不可解予非好據碑以疑史欲俟攷古者論定之耳

吳孫皓陽羨封禪碑曰神魚吐書白鯉騰船者二靈絮神蠶彌被

原野者三後漢祭祀志注

國山在縣西南五十里輿地志云本名離里里疑作黑山山有九岑相

連一名升山吳五鳳二年其山有大石自立高九尺三寸大十三

圍三寸歸命侯又遣司空董朝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為中岳改

名國山明年改元為天紀大赦以叶石文石今見存陳暄國山記

云土人皆傳碣下埋金函玉璧銀龍銅馬之屬孫皓疑有王氣故

以此物鎮之山東北有兩重石洞土人呼為不室周幽王二十四

年忽開可容千人又有石柱呼為玉柱其山名九斗以有九峯斗

峻四面水流注章溪樂史太平寰宇記

案周幽王在位十一年為西戎所殺此云二十四年疑誤

右吳國山碑者孫皓天冊元年禪於國山改元天璽因紀其所獲瑞物刊石於山陰是歲晉咸寧元年後五年晉遂滅吳以皓昏虐其國將亡而衆瑞竝出不可勝數後世之言符瑞者可以鑒矣熙寧元年中元後一日書歐陽脩集古錄跋尾

案天冊元年疑是天冊二年之譌攷通鑑天冊二年七月始改為天璽元年若墨池編直以碑為天冊元年立則更無據

吳國山碑天冊元年立

宋長文墨池編

右吳封禪國山碑其前叔孫皓即位以後郡國祥瑞凡千餘言其後云乃以涪灘之歲右昊天案碑作上天蓋吳皓相同故避之月正革元郊天

祭地紀號天璽又云丞相沈太尉璆大司徒燮大司空朝等以為今衆瑞畢至三表納貢九垓八埏無不碑作罔不被澤率按典繇宜先行禪禮紀勒天命遂於吳興國山之陰告祭刊石以對揚乾命廣報坤德按皓以丙申歲改元天璽碑言涪灘之歲是也皓淫虐無道人神憤嫉而羣臣方稱述符瑞讚頌功德蓋刻石後四年遂為晉所俘矣趙明誠金石錄

吳禪國山碑陰未詳所在

鄭樵通志金石略

案國山碑圖若米困未嘗有陰鄭說誤

說文黍象形如水滴而下賈山云黍塗其外是也而漆臬絺紵椅桐梓漆之類經傳已多借用至今反以漆為古字漆沮之漆卻有

省其水者韓勅碑書漆作涑此云重五十來斤者隸法小變而借用作七也吳天璽年國山碑云神女告徵表祥者卅有秦唐襄談司刑寺佛跡碑云長安貳季漆世夫豈無據乎惟北齊文宣以七為漆而誅上漢則寃哉虐也數目有壹貳至於玖拾莫非假借鄙無仙若仿古而用漆豈不韵勝洪适隸續

乙酉早自善權寺肩輿二三里至董山按三國志金陵實錄孫皓

因國山有石自立遣司空三國志作兼司徒董朝太常周處封禪刻石埋

銀龍銅馬于下俗呼國碑山高數十丈與徐宗築杖同登碑字三面可辨惟東向皆剝裂模糊蓋無屋以芘之也俗呼董山謂董朝也碑詞載所遣官姓名云無周處史氏誤矣周必大泚舟錄

吳志天璽元年吳興陽羨山石長十餘丈曰石室郡表為瑞

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封國山大赦改明年為天紀即前

所云水洞是也山後有封禪碑土人曰為國碑以石圓八出如米

廩云字畫奇古歲久多磨滅訪得舊拓以今文寫之碑中大概言

符初無可取姑備錄之以見皓之亡有自矣趙彥衛雲麓漫鈔

案漫鈔與荆溪外紀所載碑文均不免訛舛故皆不錄其二

書互異處別著釋文之後茲不復贅

陽羨山封禪碑雲麓漫鈔云吳志天璽元年吳興陽羨山有空石

長十餘丈曰石室郡表為瑞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封禪國

山大赦改明年為天紀即前所云水洞是也山後有封禪碑土人

目曰國碑以其石圓八出如米廩云字畫奇古歲久多磨滅王象之輿地碑目

吳國山碑集古錄云不著撰人名蘇建篆歸命侯天冊元年得玉璽刊石告禪於國山之陰其所述瑞應凡千有二百餘事同上

按漫鈔所言陽羨封禪碑即集古國山碑王兩載之亦誤

國山在縣西南五十里延袤三十六里高百二十五仞一名離墨

山舊傳仙人鍾離墨得道於此吳五鳳二年陽羨離墨山大石自

止天璽元年陽羨山有石裂十餘丈名曰石室皓以為大瑞遣司

徒董朝等行封禪禮吳志載遣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

禪國山原注舊志云碑有刻石頌德園碑猶存其形如鼓俗呼國

碑又瘞玉璧銀龍銅馬於碑下字浸漫滅不可讀或稱董山以朝

至此故名史能之咸淳毘陵志

吳志載孫皓以陽羨山石室開表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

常周處至縣封禪今碑自丞相而下十四人獨有大司空朝而無

處名按處傳處仕吳止東觀令無難督無有兼太常之事豈史以

見處為陽羨人輒附益耶當以碑為正同上

吳封禪國山碑孫皓天冊元年立在宜興善權山張鉉金陵新志

蘇建官中郎將其書與皇象同所書禪國山文在宜興善卷山中

陶宗儀書史會要

右吳封禪國山碑天璽元年立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蘇建篆在

常州空輿善權寺後古離墨山邑人稱為固碑高八圍一及其

形如鼓刻字周繞其上今大略可見者三十七行每行二十五字

合有八百餘字按碑云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日惟重光大淵

獻遂受玉璽文曰口真口帝乃天冊元年乙未正月辛亥按正月當是十月之

譌又云柔兆涒灘之歲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璽先行禪

禮紀勒天命則歲丙申矣太尉參郎宏璆曲阿人祖咨孫權外甥

璆官至中書令太子少傅大司空朝史稱兼司徒黃以國史瑩覈

即光祿勳薛瑩東觀令華覈史又云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甲

改年大赦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開得石函中有小石刻皇帝

字秋八月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刻石立銘褒贊靈德按此

乃裴松之注三國引江表傳語非陳壽原文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

室在所表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

山明年改元大赦熊參攷傳記蓋以吳郡掘銀而改天冊海鹽玉

璽有文曰口真口帝而改天璽歷陽山石文字而改天紀碑云湖

澤開通即臨平湖開之事石室山石開發即海鹽陽羨之事當時

海鹽亦屬吳郡舊有六里山石篆刻其略曰旃蒙協洽之歲得玉

璽文曰口真口帝與此碑合疑陳壽之所書石函小石刻皇帝字

誤合臨平湖開之文也云於歷陽刻銘今世亦不見有此文字如

巖山神識海鹽玉璽國山刻文史家不能備載此文歐趙二家皆

有著論矣其字畫形勢絕與神識相似第石質堅頑工人就其上

鐫刻故行款廣狹長短微有不同宋黃伯思謂皇象書字勢雄偉殊不審皇象在孫權時與嚴範鄭姥等號八絕按張勃吳錄八絕中有嚴武鄭姬而

無嚴範鄭姥陶潛聖賢羣輔錄有吳範嚴子卿鄭姥等八絕亦云見吳錄未知孰是則神識碑亦蘇建無疑

也東漢碑碣多尚隸書獨此二篆有周秦遺意神識險勁峻拔國

山純古秀茂可與崔子玉書張平子碑相頡頏若永建麟鳳贊魏

石經中篆文弗足論也熊向獲見拓本僅二十餘行以宏興記校

之字多譌舛今得自郡人謝林始覩其全因重疏如此以待識者

云盧熊國山碑跋

按公武此跋攷覈視諸家為詳第謂此碑字畫絕與神識相

似則仍踵黃長睿之論所不解也至若碑所列諸臣各自宏

璆至華覈諸人外如執金吾脩當即滕循案循與脩古通故三國志皓傳作滕

循而呂岱傳注及晉書並作滕脩隸釋謂二字祗爭一畫恐非屯騎校尉悌當即張悌尚書

令忠當即丁忠尚書昏當即岑昏並見吳志餘若丞相沈大

司徒燮城門校尉歆尚書直晃昌俱未見於國志惟晉書杜

預傳有吳都督孫歆甘卓傳父昌吳太子太傅此城門校尉

歆尚書昌豈即其人乎俟更攷之

宏興善權寺僧方冊哀其寺古今石刻碑文彙次為十卷以授子

曰願有紀蓋江南多古刹而善權號最勝冊近又於寺前所謂國

山者得孫氏封禪之碑遂以冠焉又錄古今詩附於後自孫氏天

冊元年迄今宏治甲子千有餘年世變凡幾而山鏡野刻宛然具

存豈真有神物護持者乎孫氏封禪碑歐陽氏固已論之 王鏊善權古今錄序

國山在安興縣西南五十里本名離墨山有九岑相連亦名陞山相傳吳主皓時山大石自立皓遣司空董朝太常周處封爲南嶽改今名因刻石頌德碑形如鼓篆文周繞字多漫滅俗呼國碑 明一統志

按安興縣志國山在縣西南五十里永豐區南嶽山在縣西南十五里山亭區卽君山之北麓都穆遊南嶽銅官二山記南嶽本衡州之衡山皓旣封國山復禪此爲南嶽蓋漢武曾移衡山之祭於灑霍皓竊其義耳是南嶽與國山相去且數

十里而一統志謂改名南嶽太平寰宇記又云封爲中嶽俱疑有誤

吳志云孫亮五鳳二年離墨大石自立爲室天璽元年陽羨山有石裂十餘丈名曰石室孫皓以爲大瑞乃遣司徒董朝至陽羨縣封禪改名國山刻石頌德其形如鼓俗呼爲國碑高圍各二丈篆文周繞 沈敕荆溪外紀

按吳志五鳳二年離墨大石自立無爲室二字有石裂十餘丈吳志作有石長十餘丈外紀又謂高圍各二丈亦謬

沈子克寅撫歎舊志訪拾闕漏神異則天書雷篆之元譏諧則談馬礪畢之語觀其摹國山之圖石則孫吳之封禪尙可讀也證蘇

碑之蝕字則陸機之藻詞不終亡也

李文荆溪外紀序

善權寺之西名國山山巔有封禪碑乃吳孫皓天璽離墨山空石長十丈餘無故自立因封禪之侈以為瑞

慎蒙名山記勝

按封禪碑在國山下一小山之上所謂董山者不在國山之

巔而離墨山石自立在孫亮五鳳二年不在天璽天璽元年

吳志惟言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無自立事記

所言竝誤

角里山石刻云天冊元年旃蒙協洽之歲孟冬陽月日維壬寅朔

石簣神道忽自開發拾得青石璽符云□真□帝共三十八字唐

大和中蘇州刺史崔銑帖縣取此石送州今不存矣按今義興山

中孫氏封禪碑亦載此璽文皆相同然未幾而皓滅璽符瑞果

安在哉

董穀漱水續志

按海鹽縣圖經云吳志天冊元年陽羨山出空石長十餘丈

上有文亦云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舍日惟重光大淵

獻受上天玉璽文曰□真□帝與此正同元姚桐壽云吳天

冊元年為晉武帝咸寧元年是歲七月甲申晦日有食之則

孟冬朔非甲申則乙酉也安得有壬寅朔乎壬寅當在望後

此論得之

吳國山碑見金陵新志考六朝事迹封禪乃吳後主碑在空輿又

歐公集古錄云孫皓天冊元年禪於國山刻石作吳國山碑顧起

元金陵古金石考目

史籀石鼓皇象國山二刻晉唐名書皆得此意所以為工二刻時

代既遠猶可想見古人之遺也 婁堅學古緒言

國山在離墨西南三里孫吳時有大石自立又有石裂十餘丈成

室皓侈以為瑞遣司徒董朝等封之改名國山因立石頌德其形

如鼓俗呼國碑高八尺圍一丈篆文周繞其上多漫滅不可讀今

詞翰中所載者金石錄中本也 唐鶴徵常州府志

南直隸宜興縣吳主禪國山碑吳主皓立 趙均金石林時地攷

吳陽羨山天紀碑天璽元年刻碑形如鼓篆文周繞半已磨滅俗

呼國碑 于弈正天下金石志

吳禪國山殘碑蘇建篆書天璽元年 曹溶古林金石表

自三國鼎立天光分曜而後文人多舍年號而稱甲子吳後主國

山封禪文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舍 當作日維重光大淵獻

日當言辛亥而冒用歲陽歲名則又失之 顧炎武日知錄

門人周雪客在浚櫟園先生長子也有孫吳天發神讖碑歌頗奇

偉即所謂國碑者在宜興國山 王士正分甘餘話

按雪客所咏天發碑在金陵而國碑在宜興漁洋誤合為一

似失於詳攷

天發神讖碑曰天璽元年黍黍當作黍其下蓋有月字楊雄太元

經云運諸黍政王莽候鉦文曰重五十黍斤咸書為黍而吳興國

山碑有云神女告徵表祥者卅有黍與其碑先後建立則爲黍月無疑爾朱彝尊天發神讖碑文攷序

孫吳天發神讖碑諸書皆以爲皇象而周暉金陵瑣事以爲蘇建建無能書名亦不知何如人考孫皓封禪國山所立碑文末有東

觀令史邱當作立信中郎將臣蘇健當作建或暉誤引此耶周在浚天

發神讖碑文攷

按金陵瑣事以天發碑爲蘇建書固謬然建之名具載於輿地碑記等書陶宗儀比之皇象而雪客謂素無能書名亦不知何如人何不攷之甚也

與天發碑同時立者有陽羨之鼓碑一統志宐興西南五十里名

離墨山山有九岑亦名陞山吳主皓時山大石自立皓遣司徒董朝太常周處封爲南嶽改今名因刻石頌德碑形如鼓篆文周繞而空一方與天發同字多漫滅俗呼固碑天發全時有紐上懸蓋是鐘形至相對峙也王槩天發碑攷補

與此碑同時立者有陽羨離墨山天璽元年之天紀碑其制若鼓石堅黝如鐵吳主皓時山石自立皓遣司徒董朝太常周處封改名國山刻石頌德碑形如鼓篆文周繞而空一方與天發無人呵護但立風雨中千有餘年字多漫滅剝落不可摹搨

是子未及親見未知亦皇象書否附記之以待同心嗜古者爲之表著於荒煙茂草中恨竹垞先生及雪客云亡無從更爲之商訂

攷正者矣

王著天發神讖碑攷

山陰潘君仲寧與予同有嗜古癖聞予有天發碑考過予索觀後以所搨國山碑出閱索予爲之考識焉碑乃圓石篆文周繞三面包所搨之紙官尺高五尺五寸闊五尺七寸字二十三行行二十六字六當作五約共六百餘字其字上盡剝蝕下尙有分明者字如天發碑自亦疑皇象書而文不可讀因粘之素壁坐視三日尋繹思維得其下半截之字稍全其上則字跡全滅者多無從髣髴而意會之其文雖不成章然已有成句者矣審其文理首尾不接恐前後尙有文字不止二十三行也或石陰久經雨雪淋凍全無字跡或略有字畫人見其漫滅而搨之未全耳考此碑在宐興孫吳時離

墨山有大石自立又有石裂十餘丈成室孫皓侈以爲瑞遣司徒董朝等往封之改名國山立石頌德碑高八尺圍一丈其形如鼓俗呼爲國碑噫孫吳鼎足江南歷三世不知國之將亡而猶改元天璽天紀所立二碑而信圖讖瑞應諛妄之言則以此碑形如鼓天發碑上有鈕如鐘兩山之石爲天降之瑞如鐘鼓竝列紀德銘功以彰瑞應如鐘鼓喤喤昭示遠邇垂之萬禩安知傳之後世爲亡國之徵豈不悲夫夫皓之荒德暴虐天人共憤未幾樓船東下面縛輿櫬委質降晉死於洛陽今見此碑猶深爲之慨也較之宣王因畋獵而纘武功內修外攘周室中興之岐陽石鼓豈可同日而語然予考識此碑者以存皇象之書亦猶秦二世之碑傳李斯

之篆後先相視豈不同一轍哉

王著陽羨國山碑攷

金陵先輩搜攷前代碑碣有焦澹園李如真顧鄰初陳橫崖諸公評隲皆云此碑為吳皇象書

曾有詩云銀臺書法宗皇象想

必有所據也碑字方上銳下此古法金錯刀釵股腳者是漢人篆書與史籀李斯異籀則多用垂露石鼓文是也斯則純乎小篆矣漢碑題額皆不事方整觀象書縱橫流暢龍螭蟄起仰盤腹行不拘體法歷攷漢篆大抵皆然蓋一代風氣所尚且兩漢碑版東南絕少南省惟牛蹟山永光五年磨石碑溧水學宮光和四年校官碑陽羨離墨山天璽元年天紀碑畱此數碑以待博物君子自有定評略存古學一綫耳

鄭蘆天發碑釋後跋

國山在空輿縣西南五十里永豐區即芙蓉連亘而西延袤三十六里高一百二十五仞本名離墨山以仙人鍾離墨得道於此孫吳時有大石自立又有石裂十餘丈成室皓侈以為瑞遣司徒董朝等封之改為國山因立石頌德其

女彭俗呼國碑高八尺圍

一丈篆文刻繞其上今多不可讀相傳皓疑山有王氣埋金函玉

璧銀龍銅馬之屬於碣下以鎮之俗又呼為董山以董朝所封故

也徐階鳳皇與縣

伯安萬子書讀書之樓曰眎嶽以眎南嶽山名也南嶽附君山麓雅號奇秀距樓不六里當吳孫皓時嘗封離墨為國山事具吳志暨吳封禪碑後君山楊嶺下山亦緣襲名嶽今碑世傳蘇建書其

碑詞特闕鉅而世不傳撰述人名氏碑又立巖巒荒榛之間世尠
誦肆亦不克審視吳志韋薛諸公奚似也

儲大文眎嶽樓記

右數字摘國山碑真跡如鼓形高八尺圍一丈二尺三面盡剝
蝕僅存西面二十行每行十九字可識者二百五十三字在安興
縣張朱鎮北三十里山頂上

牛運震金石圖說

按金石圖摘摹碑中門鄂者四二其餘飛文曰吳真凡十二
字至所說圍行字數多舛謬已詳前說張朱鎮朱當作渚張
渚鎮見宋九域志雲麓漫鈔云常州安興縣張渚鎮臨溪有
山水之勝岳侯嘗館於張氏有題屏書及石刻詩卽其地也
北去封禪碑僅十許里此云三十里亦誤

蔣錫震字契潛江南安興人師儲同人學古文喜探奇嘗獨經董
山下聞上有孫皓固碣日已沒步上山椒觀之夜半抵家其好奇
可知矣

沈德潛詩話

右吳禪國山碑按三國志吳傳天璽元年吳興陽羨縣有空石長
十餘丈名曰石室所在表爲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
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此碑之所由刻也
碑本甚巨今止存二十行行九字其上下四旁多已不具卽此二
十行中剝落者尙數字其存者非審視諦觀亦莫能辨也金石錄
載禪國山碑上下二卷跋云前叙孫皓卽位以來郡國祥瑞凡千
餘言其後乃云乃以渚灘之歲欽若昊天月正華

當作革

元郊天祭

地紀號天璽又云丞相沈太尉璆大司徒燮大司空朝等以為今
衆瑞畢至三表納貢九埭八埭碑作九埭入埭莫不被澤云云爾雅曰太
歲在申曰涪灘天璽元年丙申正所謂涪灘之歲紀號天璽也但
據碑言似因封山而後改元天璽據吳紀則陽羨石室之瑞在天
璽元年因封禪國山明年又改元大赦則改元者天紀也大抵此
時無歲無瑞亦頻歲改元先後之間固不及細詳者矣

吳玉搢金
石文存

按金石文存摭錄碑文自第十九行廿有四起至第三十八
行百蠻浮凡二十行然所釋之文頗多譌舛或是傳刻之誤
不具錄

孫皓殘虐浮於桀紂而專好言符瑞如開臨平湖封禪國山及此
碑之言天讖廣多皆是也不獨無救於滅亡適足以貽後笑耳

吳
玉搢天發神讖碑跋

題詠

國山碑

武進謝應芳子蘭

離墨山前芳草多馬蹄曾此幾經過
國碑文字無人識風雨銷殘近若何

上董山讀孫氏古碑

長洲周砥履道

亦有文章效封禪奈無功德濟刑名
長江縱有殺函險終使秦人念子嬰

國山碑

宏興馬治孝常

蕭條青山角上有千載碑形模橢音妥而簞音垂按廣韵云盛穀圓筩製作怪且
奇正祥雜麟鳳篆隸森蛟螭炎祚昔微絕羣雄競驅馳孫郎最後

出一戰開洪基虎視國江左權亦善用師奈何後世淫欲慕秦漢
為區區鼎立業誇大豈所空瞻彼嵩岱封白雲渺予思

上董山讀孫氏古碑

青蓋蕭條向洛陽歷陽山色愧封王如何固石叢邱裏又有遺文
載百祥

孫氏封禪碑

宏興沈暉時暘

文章崑崙字尤奇傳是吳王封禪碑莫歎莓苔蝕螭首故宮禾黍

已離離

固碑

平湖倪輔良弼

千年事往重摩挲爭訝岐陽載駱駝深畫似鏽亡國恨好辭應媿

阜民歌燒殘野火春煙冷蝕盡苔花夜雨多守護祇今歸地主不

煩神物為撝訶

國山碑

宏興許有毅

北來諸軍飛渡江孫吳國山歸晉王銅駝不在固碑在青山歷歷
看興亡

望國山

興化李國宋湯孫

岳麓銅峯面面分雨中遙望國山雲紫宮祕記金函冊青嶂殘碑
石鼓文虎踞幾年占王氣龍驤他日駐新軍九岑環繞荆溪水畱

得司徒半畝墳

沈德潛曰此孫皓封禪文也國運將殄猶侈對天
鴻休之詞頸聯殊見譏刺騫按司徒董朝只被命

封國山未嘗葬此而詩云畱得司徒半畝墳不知
何據善權山有唐司空李蟪墓螺隱豈誤記耶

國山碑歌

定興 史承豫 衍存

吾邑繞郭多層嵐圖經往往遊人耽協靈通氣不可測奇秀獨數
南山南東吳昔日此封禪至今十丈畱空龕固碑缺齧半臥地蒲
牢巔屬形疑兼窺軋趨趨了莫辨銀鉤鐵畫知誰劖我聞吳主侈
祥瑞紛紜所在陳荒談歷陽山石著文理臨平湖口開琅函茲山
石室本仙窟表爲人瑞殊堪慚天發神讖詎足信坐墮先業親詖
諛九州未及作都渚樓船已見乘風帆橫江鐵鎖一時斷吳宮麥
秀紛漸漸興亡回首祇陳跡空岩雲木猶參覃嶧陽篆刻同此感
蒼茫涕淚衣裳霑駐馬碑側未能去遙岑明滅斜陽含

國山碑歌寄吳槎客

大興 翁方綱 覃溪

天璽碑訪江寧學恨未國山捫石角六秋夢訊善權僧去歲全文
如剖璞何意今晨快啓緘依稀千字光斑駁侈陳符瑞彼何人連
歲鐫山事礪斲讀之若披瑞應圖百寶千祥來海嶽時焉口踏不
成串禾穎榛叢互抽擢東觀令史蘇建書立信中郎攷之確兔牀
山人綜羣籍大梁雪客慙相較置我荆溪張渚間斜陽古木幽禽
啄蘇建名曾皇賀倫篆書法苦周秦卓牛鬼蛇神莫漫譏螫伸龍
獲隨瑯琊瑣事于蘇雖傳會休明之派誰揚摧變來圓轉漸整齊
小束鋒芒歛予稍我因悟寫春秋卷以皇象小字爲比于蔡石經雙比鼓
二京金石附孫吳陽羨江寧兩掎摛諂譏唾罵俱何有我但鉤摹
毫管搦山人兼寄碧鮮字蝶化彩雲飛撲撲團光米廩氣蒸空斗

斛量珠已盈握

時六拓碧鮮庵
三大字見遺

讀吳槎客國山碑攷即用續國碑歌韻

仁和 朱文藻 映濬

善卷游侶久見招但說離墨岑岑高荆溪弭棹坐洗足國山杖策
行躡尻壯年涉險氣不戰今日棲遲時已晏雲莊曾賦載泉圖空

羨梁谿瀑如練

桐鄉金雲莊會以
梁谿載泉圖索題

兔牀祇今吳季子讀書不肖安

亥豕山行手搦天冊碑据文歷歷證譌史碑刊千五百餘年亡吳

皓罪通於天且欲嶧山比夸大非徒神識文同然此碑獵碣差可

匹同者其形異者筆

余嘗疑石鼓非周宣時物今觀國山碑
形製與石鼓同特篆文筆法稍異耳

周宣

史籀說渺茫懷古陳倉氣蕭瑟見說空山豺虎多書成數載非蹉

跚羽陵蠹簡費鉤索橫河繫纜頻來過著書歲月不知老儒者立

言異草草要令金石備遺文雪客同傳那足道楚江轉漕千艖艟

不如一國積朽紅洛陽青蓋何忿忿國山夜雨號銀龍

國碑歌

海寧 吳 騫 槎客

國碑空團團不救斯民飢江東末造昔爲此孫郎事業蓋已微由

來在德不在禪七十二主安可希況乎皓也尤酷烈鑿眼剝面紛

鉤錢萬民咨怨了弗顧所在爭說祥與譏司空臣翰往被命皇華

駟牡歌駢駢國山旣可作梁父饗餐何必非垂衣到頭神語竟杳

默徒令山鬼相嘲譏我因暇日整芒屨聊乘逸興窮煙霏眼明驚

見此奇跡勢如神峻乍脫鞮斯也小篆邈也隸星斗錯落含珠璣

凸中宛曳舊尾瘦口處翻成科斗肥年深剝蝕寧遽免姓氏幸存
臣建揮旆蒙協洽受天璽千五百載同朝晞徘徊弔古徒累欵下
視松櫟皆十圍安能攬雲作覆蓋不教埋沒儕妃豨君不見嶧山
之碑野火燒岐陽獵碣墮還包又不見建業城邊石數段故宮禾
黍秋風號當時若能守此圍猶勝三馬食一槽

歲初泊舟雙橋揚國山碑連日風雪同人皆有寒色戲占

一絕示之

紫蓋黃旗又一時殘碑荒蕪最堪思若教返棹綠風雪笑殺孫郎
帳下兒

續圍碑歌

離墨雲中手可招銅官勢與天相高封禪之碑儼鼎據巍然特立
西山尻繼周八代多爭戰漢武秦王更荒晏海上神仙屢見欺封

中白雲空若練東家贖效東吳子臚列鳳麟同犬豕碑中具列瑞物至千二百

有碑版流傳好事人歐趙還書金石史爾來又經幾百年山頭草

木翁撐天雨淋日炙樵牧壞無人收拾理則然細觀字跡疇能匹

飛舞眞同皇象袁昂書評稱皇象書如音韻繞梁孤飛斷圭零

璧雖可珍玉筍銀鉤轉蕭瑟卻憶開基快事多江東霸業未蹉跎

火燒赤壁阿瞞走曲頤紅顏公瑾過繁華轉瞬英雄老贏得兒童

開門草大江東去浪淘沙虎踞龍蟠何足道石頭城下散艤艫周

處廟前西日紅可憐一片山頭石至今猶恨水中龍皓時童謠云不畏岸土虎

只怕水
中龍

附錄

五鳳二年秋七月陽羨離里山大石自立

吳志

張渚一名章溪源出章山北入荆溪

咸淳毘陵志

祝陵在善權山其巖有巨石刻云碧鮮菴蓋祝英臺讀書處昔有
詩云蝴蝶滿園飛不見碧鮮空有讀書臺俗傳英臺本女子幼與
梁山伯同學後化為蝶事類於誕然考寺志齊武帝以英臺故宅
創建又似有其人特恐非女子耳地故善釀陳克詩有祝陵沽酒
清若空之句

同上

善權洞在國山東南洞有三曰乾洞曰大小水洞舊經周幽王時
洞忽自開上有巨石形常如墮洞中寬廣可坐千人周圍峭壁刻

爲佛像有石柱高丈餘號玉柱唐張祐詩金函崇寶藏玉柱閱靈
根宋陳襄詩水洞深無百尺泉白龍蟠蟄已多年誰知此物能雲
雨常濟山南萬頃田 明一統志

義興山水甲於東南而善權乾洞及大小水洞尤號奇絕歲癸亥
夏四月乙卯予始至義興欲爲三洞之游丙辰遂與客泛舟西南
行四十里午食又十里抵玉帶橋舍舟北折度石橋長松夾道其
大有合抱者二里達善權寺右偏石壁刻碧鮮菴三大字卽祝英
臺讀書之處而李司空亦藏修於是乾洞右崖有刻字曰僊李巖
都穆三洞紀游記

善權禪寺宋名廣教禪院在縣西南五十里永豐區齊建元二年

以祝英臺故宅創建唐會昌中廢其址爲海陵鍾離簡之所得咸
通閒李司空蠙嘗肄業於此奏以私財贖之復建僧舍刻疏於石
宋崇寧中傅待制楫以徽宗潛邸恩請爲墳剎宣和中改 宗道
觀建炎元年詔復爲院國朝改善卷寺正統十年重建前有古松
百餘株夾道林立森秀雄偉行者忘倦 王升 興縣志

善權寺中古蹟有雷書偃柏有三生堂祀唐司空李蠙宋宰相李
綱學士李會伯 徐階鳳宜興縣志

桃溪一名張溪在西南六十里 志作源出茗嶺北入荆溪 同上

雙橋在永豐區 同上

國山碑攷 補遺

天監初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高祖雅好禮因集儒學之士草封禪儀將欲行焉懋以爲不可因建議曰孫皓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此朝君子有何功德不思古道而欲封禪皆是三好名于上臣阿旨于下也 梁書許懋傳

風土志云國山距善權寺一里吳孫皓以石室開爲大瑞乃遣董朝行封禪禮遂立此碑其圓如鼓高八尺圍丈餘刻字周繞體兼篆隸字多漫滅今以韓參校取其可辨者具載否則闕之若字畫甚明不可識亦存 體以俟記者云碑前數行已磨滅不復可識自民用不犯以下方能辨其間有一二字可識不成文者亦略

之又曰皓碑率稱符瑞以自侈大其言神鼎靈璽金册鳳凰與夫黃旗紫蓋湖澤開通天讖神謠之類皆見於吳志陵道之啟謂石室開遂基大宮謂作昭明宮晉避文帝諱後稱顯明宮石印封啟九州言則信歷陽使者之謬語爾案江表傳曰歷陽表言石印封疑脫皓遣使者疑脫以太牢作高梯上觀印文使者詐以朱書石疑脫作二當作楚九州者當作吳九州都之文皓得之大喜曰吾當為九州作都渚乎司馬微善論運命歷數刁元蜀蜀上疑得之增飾其辭以獻皓取媚虞翻五世學易尤明象數故引此二人為證若河伯子胥王靈圖亦皆當時識緯之書曰旃蒙協洽之歲者乙未也陬觜之口則月在亥也重光大淵獻則日當丁當作辛亥也

曰柔兆涒灘之歲者丙申也月正革元則正月上也謂皓以鳳

凰二年十月丁亥受璽明年正旦郊祀改元即此可推矣自丞相

以下紀名凡十四人如宏璆董翰滕循張悌丁忠岑昏薛瑩華覈

皆見於志餘莫可攷皓之昏淫暴虐甚乃更矯誣僭舉此禮觀其

瑞物雖多諒皆如鬼目平慮正詭誕欺世千載之下適足污簡

贖今石刻既不忍棄復辨識以傳久者亦欲為鑑於後也况此書

接西漢工最為近古在藝學或不可廢姑存之亦無害昔

歐陽文忠公集古今刻雖秦隋無道之君亦不能遺其意豈亦在

是歟碑模見詞翰朱是成化昆陵志

案此方所述尤多譌舛已詳註各字句下又攷皓受璽在天

冊年乙未十月辛亥日明年丙申正月改元天璽天冊元
年實晉咸寧元年集古錄紀元彙攷等班班可攷若鳳凰二
乃晉泰始九年歲次壬辰相距四五年何其憤憤耶

題詠補遺

國山碑歌

宜興儲國鈞長源

孫吳人物驚曹公決機兩陣誰爭鋒黃金斑斕應謠諺紫髯奮起
豺狼空嗚呼後葉漸陵替倉皇印綬捐江東剝人之面鑿人眼諫
詞日進誇豐功國山石室竟何在當年乃受泥金封曾聞太常奉
明詔往度碑版勤磨礪大書深刻了不怍豈有祥瑞加頑凶熒惑
巫祝信荒誕鳳凰甘露將無同樓船南下幾千載此碑兀立猶穹
窿象形如固復如鼓磨滅蝌蚪埋蛟龍春風自掃石苔綠夜月靜
照山花紅至今過客解嗤笑粉飾寧足欺兒童徘徊三歎感神蹟
可惜彭祖墮家風出來陵谷有遷變生兒安得皆英雄

國山碑歌

荆溪陳經景辰

黃龍掉尾飛赤鳥江東王氣鍾孫吳斑斕應諺紫髯起後有彭祖
 何其愚朱書石印三郎語吳楚紛傳作都渚儘教巫祝肆荒唐封
 山陽羨誠何取當時奉詔天發年大書勒石蒼山巔欲以金泥侈
 封禪誰知鐵鎖橫江煙青蓋黃旗識非偶石頭城下降王走故物
 畱傳獨此碑空山寂歷誰為守每歲春風野火青牧童不到西山
 徑雨餘苔色綠點點夜深涼月光停停我來二月風歛帽野藥垂
 紅盡含笑山鬼跳梁嘯女蘿深林白晝驚飛瀑斑剝苔文遍土花
 鸞飄鳳泊蝕泥沙自古禳祥皆一轍石言神降長堪嗟吳興長史
 何諛諂江左興亡真荏苒由來割據本無常孫氏兒郎信豚犬

國山碑

青浦王德甫

我從桐汭來山水倍蔥蒨煙巒遠迤邐葭葦互凌亂罨畫已幽深
 銅官復婉變或國山陰石圍尚可辨踰嶺一摩挲斑駁麗落蘚
 其圍度丈餘刻畫稍漫漶具行四十三其字徑二寸造自天璽年
 歲陽尚可按時皓頗驕盈羣臣乃逸諺甘露霏林巒瑞星爛霄漢
 赤文比金符綠字擬錦段下至物類繁奏上恣欺謾一千二百餘
 嵬瑣奚足算司徒與太常持節莅封禪自謂功德隆三五欲尸賁
 南蠻已交攻西晉正強悍阿童駕樓船木枿徧江岸薛瑩先乞降
 張悌復死戰倉皇輿櫬時奉書詞悽惋回憶初平初英雄起江甸
 父子騁奇材兄弟亦交贊略地鍾繇奔用火曹瞞竄遂定業三分

鼎峙河山奠四傳逮彭祖生民日塗炭乃知幸禎祥實以兆禍患
碑辭豈足憑先機失吾彥嗟嗟板蕩時臣工擅詞翰揆藻仿典墳
結體泐隸篆蘇建與華覈才名高東觀當竝敦彝傳豈同耳目玩
行將闢荆榛響拓極神變但恐六丁取蛟螭激雷電

秋日偕迂雲蕩塘登董山搦固碑坐臥山巔出國山碑考

披榛對讀漫填此解

荆溪任安上李唐

霜染楓林罅仗孤筇撥開濃霧牽羅結架研細松煙鋪側理靠著
斜陽樵寫逗一種古香噴射幾簇雲山呈粉本碎秋風筆向妖蟾
借一字字珍珠瀉吳均箋注桑經亞破芒屨青山踏徧白頭纔
罷花草吳宮埋沒盡休把降王空罵有陣陣亂雅歸也秦漢而還

推劇蹟吐光芒山鬼都驚怕聽落葉碑前卸右調金縷曲

時石刻之存者凡二一曰天發神讖碑一曰封禪國
山發碑在建業巖山屬吳故都好事者椎拓無虛日未幾石
碎一以有三段之目厥後徙置不一今在江寧學宮尊經閣下

康熙中祥符周雪客先生始合三段爲一而屬讀之并作天發神
讖碑又攷傳於世封禪碑在吳興陽羨縣國山實今常州府荆溪
縣西南五十里地既荒僻人跡罕至拓者亦甚少故歸然屹立山
椒迄今猶未斷泐其文雖不無磨滅較天發尙多可辨識予謁來
荆南道中恆登山巔披荆榛剡沿蘚親以瓊椎從事者無慮數四
而心乎愛矣卒未能舍也夫封禪勒碑表諸祥瑞述己功德皓之

國山碑考
侈妄於斯已極然承祚特書其事於國志則方諸天發碑不綦重
與天發碑不著書人或云皇象考象在孫權時居八絕之一未必
皓世猶存昔人已辨之郭允伯至詆爲牛腹書亦未免過甚國山
碑爲中書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蘇建所書建之名見於輿地碑
記及書史會要等故與休明竝推觀其筆勢醇古雋逸綽有先秦
二京之遺風惜乎埋沒山陲千數百年罕有表著之者間因暇日
蒐討羣籍辨其訛誤爲國山碑考一卷餘姚盧弓父學士見而欣
爲爲序其首簡大興翁正三詹事亦爲之訂正且題詩其後謬許
心傳復以釋文倩四明范鳳韻孝廉武原張芑堂明經假天一閣
藏舊拓國山碑細校蓋豐道生故物也於是向所蓄疑之字多

賴之以釋遂授諸劄氏以就正通考非敢效敝帚之享亦以見諸
君匡贊之功爲不容泯云乾隆丁未重九後二日吳騫書於寶墨
軒

國山碑考
吳封禪國山碑蘇建篆書六冊元年立地居荒僻世罕其傳同里
吳槎客先生嘗於歲暮風雪中駕扁舟泊山下具紙墨瓊揚之具
攝衣而上翦其荊棘剔其落蘚天寒大凍不能和墨又山高風烈
紙著之輒敝凡三日拓得數紙一時詫爲狂先生旣手繪其圖復
綜夫碑之始末作國山碑考一卷遂攜所搨以歸分贈同好予亦
得其一焉嗟乎壽世者莫如金石然漢唐石刻日就銷亡是碑之
淪於窈壑士大夫宦游茲土誰復過而問之而田父僮丁雖見而
不識先生獨懷豪舐墨躑躅於山林猿鳥之間非至篤好其何能
如是也碑雖著於歐趙二家之錄然不載書者姓氏今觀其篆法
蒼秀古勁深得周秦遺意卽同時皇象所書神讖碑亦遠不能及

竊怪晉葛洪云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
之絕手獨不及蘇建何耶歲在橫艾攝提格月在塞涂癸亥朔新
坡鄉人陳鱣跋



